

欽定後漢書

卷九十八至一百零四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賢注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太原界休人也

界休今汾州縣

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說

文廷朝中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業畢

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

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

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

遂並不應性

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褻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過雨巾一角墊

音丁念反周遷典服

雜字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帽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森別傳曰泰名顯士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

介推

貞不絕俗

柳下惠天子不得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八 列傳

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林宗雖善人

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

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

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

屋耳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

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

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

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

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

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章章

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過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

干太晉國之大賊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

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歸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駢說文曰駢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賦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遠矣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論語曰蘧伯玉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也駢音子期反蘧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論語曰蘧伯玉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也駢音子期反之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使爲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

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容獨危坐愈

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共其母自以草

蔬與客同飯也草禽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鹿鉅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也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

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士卽門卒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劉攽曰案文宮當作官遂爲諸生

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

謝承書乙作文

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

頭謝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原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

謝承書曰淑爲舅宋瑗報讐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

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

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

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

互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

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

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儒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

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

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褰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

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

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

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遠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

識張孝仲獨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

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召公子許

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

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

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

徵明也

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

則哲之

也

鑒惟帝所難

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為難

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

亨通也

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傳

符融字偉明陳留濠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

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為其吏而去

後遊太學師事少府

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之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

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褒古膺袖字如雲者奔騰出也

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

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

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詒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

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

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

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竇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爲

輕薄子並以罪廢藥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

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伉等三人伉音胃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爲主簿孔伉爲上計吏袁山松書曰

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卽日免之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

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槨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卽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祐志行士也來存融弟其

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韋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贏車仲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

名知人優遊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

輿音預

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

魏志曰和洽字

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爲侍中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璆音求又巨秋反

府

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

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

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劭曰案文多字

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

命品漢爲題目

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

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

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

靖不睦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擠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

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

任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

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

阿

繇字正禮

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處亦知名汝南

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平輿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

甄明也藻猶飾也

明發周流永言時道

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

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

節好耻並亦遠巡

遠巡自退不仕也

後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郭太傳美音制○音監本訛言今改正

譬之泛濫○何焯曰泛當改汎俗本誤汎爲汎因轉誤爲泛耳

汪汪若干頃之陂○陂監本作波依宋本改

將其明性特有主乎○明性本作名姓誤

符融傳梁國黃子艾○黃本或作王誤何焯濟陰郡故梁國卽黃允也

後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賢注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竇武傳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譽百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

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

梁冀孫壽寇榮鄧萬代見恒紀也

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譖詐自造

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

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

二世卽胡亥

趙高之變不朝則夕

趙高使女嬃閹樂弑胡亥於望夷宮

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

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

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

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

時謂卽

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

閣近臣尙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尙書朱寓荀緄

音古本反

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尙書

郎張陵嬌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讐

讐外典州郡內幹心膺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宜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

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問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夫瑞生必於嘉士

嘉士猶善人也

福至寶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

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

上音時丈反

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

輕者皆出之

都內主羈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

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

備稱解讀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

為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郭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

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

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凶凶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

是引同志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

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實為屬共定計策於

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實印自有評不

是建威得其人賢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奄人石顯為中書令譖近者李

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

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

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倒側正以

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

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音淫允故事久不

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驤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尙書鄭颯颯音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

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瑯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

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檠信閉諸禁門檠有衣戲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召尙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

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璽書

○劉放曰案太后所守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璽音福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

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

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騎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吳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

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寶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

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

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噉復噉今年尚可後年礮案易曰拔茅連茹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

度也四方纖纖言姦惡不可理也噉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礮者陳蕃寶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礮音苦教反礮猶惡也收捕宗親賓客姻

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

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

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

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寶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

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

而出廣雅曰木葉生曰榛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蜷音上吉反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寶氏

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

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荆州故歸臣自同